

西部情丛书

燕雀云泥

方英文 著

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西 部 情 丛 书

燕雀云泥

方英文 著

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雀云泥/方英文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2

(西部情丛书)

ISBN 7-208-04220-9

I. 燕... II. 方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2470 号

责任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装帧 王晓阳

漫画插图 马河声

·西部情丛书·

燕雀云泥

方英文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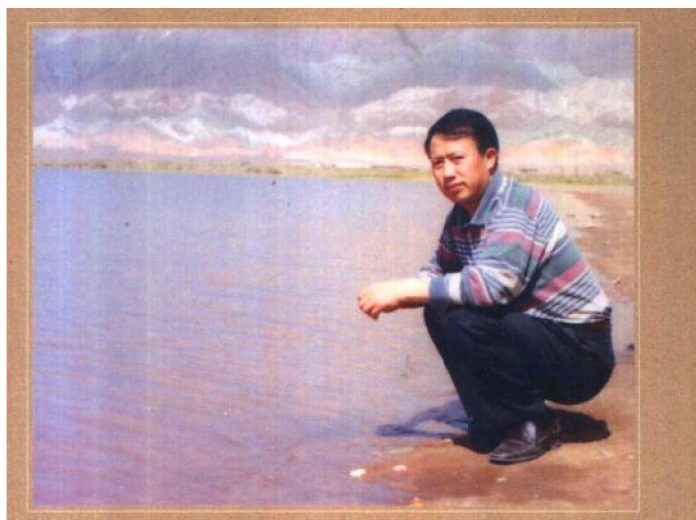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4 字数 162,000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

ISBN 7-208-04220-9/I·62

定价 16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方英文，男，陕西镇安人，1958年出生，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现定居西安，报界谋生。出版有《方英文小说精选》、《方英文散文精选》及长篇小说《落红》等。

◀西部情丛书▶

陈忠实	著	《原下集》	定价 16.00 元
高建群	著	《西地平线》	定价 23.00 元
红 柯	著	《敬畏苍天》	定价 22.00 元
方英文	著	《燕雀云泥》	定价 16.00 元
艾 涓	著	《移动的城市》	定价 12.80 元



五个满脸沧桑的西部男人，临时组成一个叫“西部情”的五人方阵，开始他们一次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文学之旅。瞧呀，西边的天空通红一片！人们说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！

谨以这套丛书献给热爱西部、关注西部的读者。

自序

秦 朝末年的一天,农民起义领袖陈胜,与一帮佃农正给地主干活、干着干着,陈胜忽然莫名其妙地对大家说:有朝一日若是谁个富贵了,可别相互忘了啊!众人笑道: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,哪来富贵的日子呢?陈胜同志将锄头朝地上一拄,孤独而悲哀地叹息道:

“嗟乎,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!”

陈胜后来的起义失败了,但是他的这句叹息却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,并被历代的导师借来激励弟子。燕雀,成了凡夫俗子的代名词;鸿鹄,则成了英雄俊杰的同义语。不瞒诸位,我在年轻的时候,也是很“鸿鹄”的,可是随着春秋更替送流年,眨眼间云丝丛生了,这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:我往日的“鸿鹄”已经命定了是一只肥皂泡儿!这就不免生出一些悲伤来。

去年夏日的一个早晨,听得阳台上一片闹声,便立刻趋步探望。原来是一群麻雀,还夹杂了两只燕子。它们叽叽喳喳,在花盆间跳来跳去,根本不怕我。心里真是高兴,为城市人的爱鸟而高兴,为郊外的山川秀美了而高兴。就又想:如果天上仅有几只雄鹰天鹅飞翔,而

002 看不见成群结队的,像人民群众一样多的燕子麻雀,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?于是顿然醒悟,返回书房,抓起毛笔,写了四个大字:燕雀亦乐。

自此,“燕雀亦乐”就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,我的人生观也因此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凡来我办公室的人都说:字虽然一般,但是内容真好。后来,竟有位先生趁我入厕时,将字牌偷走了。过了许多日子,才打听出下落,我就赶到那位先生家,硬是将镜框扛了回来。那位先生无奈,便要求我给他重写一幅“燕雀亦乐”。我没有答应,理由是:

“这四个字是自勉的,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题写。为什么呢?因为容易让人往消极方面联想,或者以为我在讽刺谁。我是燕雀,我甘平庸,一如我笔下的人物,都是像我一样的凡夫俗子。但我从不反对别人去做鸿鹄,相反,我事实上对一切鸿鹄都一直充满了敬意。”

这便是本书取名《燕雀云泥》的原因。

再说“云泥”二字。不是有“云泥之别”的成语吗?所以组成本书的三辑文字,体例上并非绝对协调,或为俗世小品,或为浪漫虚笔,或为游历实写;总之看上去差别挺大,但是捆在一起,倒也并不貌不合神亦不合,事实上相反——这是一本表现平民生活的,读后不乏“燕雀之乐”的书。

就交待这些,权作序言吧。

2002年5月5日

目录

001 / 自序

老陕青了

- 003 / 月在乡下
- 008 / 语言金字塔
- 011 / 打野鸡
- 013 / 老陕青了
- 017 / 肉夹馍·水煎包子·粉蒸肉
- 019 / 长安夜月
- 030 / 壶口是我的门槛
- 032 / 峨眉笔记
- 040 / 过安康
- 041 / 临汾日记
- 048 / 汉中四日
- 056 / 走路
- 058 / 钢琴少女
- 060 / 艳舞

燕雀云泥

- 065 / 第一次出省
067 / 南京投宿
070 / 坐看太湖
072 / 上海“母亲”
075 / 中暑黄鹤楼
077 / 看湘江北去
080 / 在澳门
083 / 偶记二题
085 / 岳父哥
087 / 对一起绯闻的警告
089 / 父歌
091 / 老年两题
094 / 一点梦想
096 / 千年献辞
099 / 双喜临门
102 / “费汉”也值
104 / 河就是生命
106 / 父子琐记
112 / 家庭不是神话
114 / 读书的诀窍
117 / 女脚不如男脚

- 120 / 短文要雅洁
- 122 / 秋语
- 124 / 温暖与柔情
- 127 / 女人堆里的感觉
- 130 / 不支持电视事业的下场
- 133 / 关于名字
- 136 / 各得其趣
- 139 / 残疾美人
- 141 /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皇帝
- 144 / 春天五日记

“流窜”日记

——从乌鲁木齐到拉萨

- 163 / 飞往西域
- 164 / 2000年9月7日
加入“西部长征”探险车队
- 167 / 2000年9月8日
游白杨沟
- 170 / 2000年9月9日
娇黄的天山树叶
- 171 / 2000年9月10日
翻越天山
- 174 / 2000年9月11日

神话般的沙漠城市库尔勒

175 / 2000年9月12日

沙漠中的绿洲

176 / 2000年9月13日

喀什见闻

178 / 2000年9月14日

吃“鳖”受伤

180 / 2000年9月15日

红其拉甫口岸

181 / 2000年9月16日

淳朴的塔吉克人

183 / 2000年9月17日

前往叶城

185 / 2000年9月18日

入藏准备

187 / 2000年9月19日

向青藏高原进发

189 / 2000年9月20日

世界屋脊谈“云雨”

191 / 2000年9月21日

界山达坂遇险情

195 / 2000年9月22日

班公错湖边的美丽少女

197 / 2000年9月23日

五只高傲的黑顶鹤

- 199 / 2000年9月24日
高原盆地阿里
- 203 / 2000年9月25日
神秘的古格王城遗址
- 204 / 2000年9月26日
巴尔机线连
- 206 / 2000年9月27日
神山圣湖
- 207 / 2000年9月28日
仲巴吃快餐
- 209 / 2000年9月29日
侠义之举
- 213 / 2000年9月30日
到达日喀则
- 216 / 2000年10月1日
壮观的扎什伦布寺
- 217 / 2000年10月2日
羊卓雍湖电站
- 219 / 2000年10月3日
雪国佛城
- 221 / 2000年10月4日
飞离拉萨
- 225 / 罗布泊碑文

老陕青了

月在乡下

1969年的中秋之夜，十一岁的我孤零零地坐在桑树底下的石墩上。圆月像一个透明的气球，从一片白桦树梢后再再地飘了起来。我冲着月亮张开嘴巴，要吃——

“方娃子！过来玩——”

是谁喊我？一听那沙哑的声音，就知道是大麻子武装干事了。我立刻起身就跑，我的速度之快是无法想像的。我是怎样三蹦两跳过了河，又是怎样气咻咻地弹进公社会议室——这一切现在已无法描述了。我能记清的是这么一副情景：十来个人面对着会议室正墙的“忠字堂”，每人头上顶了一块砖，规规矩矩地站着。光看背影我就认出，这八男二女全是“四类分子”。

武装干事老马从左边的房子走出来：“方娃子，今天过节，为了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，保证广大革命群众的安全，我把这些坏家伙全叫来了。”

“请分给我任务吧！”我像电影里的小英雄一样，似乎还给他敬了个礼。

他用眼神勾我进了他的房子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咋办，今天公社

004 只有我一个人值班，肚子饿得慌！”

“那——”我要有办法，又何必挨饿呢。

“我想打果子狸。昨天晚上，我就听见它们在树上叫唤哩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一听要打枪，我浑身都来了劲。民兵打靶的时候，我忘记了吃饭，从早到晚跟着他们跑。有一回，马干事上了一发子弹，双手握住枪，指着天空，叫我把手指头塞进扳机。我惊喜地、胆怯地使劲一勾，就听得“叭勾儿”一声脆响，好不快活！我痴痴地望着天上，看子弹什么时候能掉下来，掉下来会不会砸了鼻子。马干事说：“上去啦，上天啦，永远也掉不下来啦！”就因了这么一枪，我对马干事感恩戴德百依百顺，他叫我干啥我就干啥，他叫我尿我决不拉，他叫我尿两点儿我决不尿三点儿。

马干事说，想去打果子狸吧，又怕坏分子跑了。我想了个办法，何不像老师吩咐我们一样，我们也让这些家伙背诵“老三篇”呢？马干事的满脸麻点立刻灿烂起来，说如果哪个胆敢不完成背诵任务，就给谁个脖子上挂尿壶，游乡批斗！

马干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“老三篇”。聪明的富农分子张蛤蟆慌忙将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恭敬地接捧过去。因为在这十个坏分子当中，只有张蛤蟆识字，加上他解放前在西安逛过窑子，见多识广，因而每次的“赎罪”“发誓”均由他打头一炮。马干事命令他们在我俩狩猎回来之前，要把《纪念白求恩》的第一大段背过，否则的话……

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张蛤蟆早已庄严地鼓着蛤蟆嘴领读开了：

“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，五十多岁了——”

“白求恩同志……”

马干事给步枪里压了五发子弹；我挎上能装四节电池的大头电筒。就这样，我们向后山坡的柿子林进军了。月圆且亮，山里的夜色幽深而缥缈。柿子已有多半变红，而果子狸又是生性爱吃柿子的。